

# 四川的寶貝

## 最長壽著名的小說家巴金

● 汪清澄

### 中國長壽著名作家

巴金是中國文學史上，廿世紀最長壽著名的小說家，原名李堯棠，字芾甘，因患帕金森氏病逾二十年，加上慢性支氣管炎及高血壓等症，於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，在纏綿病榻六年的上海華東醫院逝世，享壽一百零二歲。

他的告別式，已於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舉行，有數千民眾前往致哀，遭體火化後，女兒李小林根據他的遺願，和夫人蕭珊的骨灰，一起撒向大海。

他一生寫作逾七十年，在小說、

詩歌、散文、政論、傳記、劇本、童話、雜感、史話、書信及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，世界語研究方面，都有輝煌的業績。此外，他還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，為中國的進步及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，做出了重大的貢獻。

他的思想傾向理想的人道主義，超越政治正確，因此在海峽兩岸都推崇他的文學成就。

儘管他無心沾染政治色彩，但在現實環境下，也身不由己，被迫參加一些政治活動，在已住進醫院或昏迷狀態，仍被冠上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

」、「中國政協副主席」、「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」等頭銜。曾要求安樂死不果，嗟嘆是為別人而活。

巴金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廿五日，生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家庭。原籍為浙江嘉興，因高祖李介庵到四川為官，定居下來。曾祖李璠，祖父李壩也當官多年，回鄉後廣置田產，為李家中興奠定了基礎。一九〇九年父親李道河任廣元知縣，兩年後卸任回家。

### 西方文學極大影響

他生長在大家庭中，三代同堂，

有長輩二十多人，堂兄弟姊妹三十多個，傭人五十餘。從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，母親陳淑芬對他的影響尤為深刻。十歲時母親逝世，十一歲父親再娶。十三歲父親逝世後，家道中落，由大哥李堯枚照顧繼母與他及兄弟姊妹十人生活。一九二〇年祖父過世後，大家庭紛爭不斷，大哥遭受舊制度的痛苦，在一九三一年自殺死亡。

在封建時期大家庭不能和諧，社會制度黑暗，政治專制腐敗，他都表示不滿。受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影響，他閱讀了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評論》、《新潮》、《中國少年》等新文化刊物，接受了新的思想，從此走上反帝制反封建的道路。

一九二〇年九月，巴金與他大一一歲的三哥堯林，同時考進成都外語專門學校，開始閱讀西方文學原著，因讀了克魯泡特金的《告少年》及巴枯寧、廖抗夫和高德曼等的著作，對他人格的形成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。又

參加了反封建的刊物《半月社》的活動。一九二一年前後，他開始學世界語，為他以後廣泛接觸無政府主義思想，幫助極大。

一九二三年五月為了追求光明，尋求個性解放，他和三哥堯林毅然離家到了上海，進南洋中學作插班生，半年後到南京，一九二四年一月考入東南大學附中補習班，第二年進入附中三年級，在這期間他熱情地參加社會活動，著名的日本殘暴侵華，「五卅慘案」，對他影響較大，他參加了聲援上海工人學生反日帝國主義集會，使他愛國追求民主思想，得到進一步發展，黑暗的現實使他不願意坐下來安安靜靜地讀書。

在這期間他結識了盧劍波、衛惠林等無政府主義者，並與國際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愛瑪·高德曼建立了通信聯繫，稱她是自己「精神上的母親」。憚代英、蕭楚女來校作過演講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也來講學，這些

活動對他的影響都很深。

### 找尋真理遊學法國

巴金唸東大附中時，郭秉文是東南大學校長，廖世承是附中主任。第一學期因化學不及格，列為全班最末一名，但他發奮學習，一九二五年畢業考試終於取得了一百分的好成績。剛入學時，對數學不感興趣，後來因一位姓汪的數學老師，講得非常精彩，也就漸漸喜歡數學了。

對於怎樣會走上寫作的道路，他曾表示，上中學時就愛看書，在四川時已開始讀魯迅的小說，寫小說就是多寫寫就知道怎麼寫了。他在東大附中畢業後，到了北京報考北京大學，因患肺結核作罷，回南京轉往上海養病，參與創辦無政府主義刊物《民眾》月刊，並參加了宣傳、介紹、翻譯無政府主義理論等，一系列的社會活動。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，為了向西方找尋真理，與衛惠林一起去法國

，二月得知家庭經濟破產，停止正式學習，曾兩次捲入營救在獄中的無政府主義者。在這期間他鑽研了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史，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《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》上卷，為了擺脫一下思想上的惶惑和苦悶，開始寫小說，一九二八年寫出他的第一篇小說《滅亡》，於次年十二月在上海《小說月報》發表，用巴金為筆名，正式開始他的文學創作生涯。

### 筆名一堆巴金最紅

巴金早在一九二二年在成都唸外語專門學校時，已發表文章，筆名佩竿，以後用的筆名尚有芾、甘、甘寧、一切、馬拉、馬琴、王文慧、同人、壬平、比金、亦鳴、赤波、極樂、余一、余三、余五、余七、歐陽鏡蓉、金、非子、春風、竟蓉、黃樹輝、黑浪、德瑞、黎德瑞、Ba Kin、B.B.、P.K.、Li Fei-Kan 等二十多個，但最為人熟知，使他奠定文壇地位的，

則是「巴金」。

為什麼他起過「巴金」的筆名？

一九五八年三月，他在談《滅亡》一文中說：「在瑪倫河畔的小城沙多——吉里休養時，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，其中有一個姓巴的北方同學巴恩波，跟我相處不到一個月，就到巴黎去了。第二年聽說他在項熱投水自殺。我和他不熟，但是他自殺的消息，使我痛苦。我的筆名中的「巴」字，就是因為他而聯想起來的。從他那裏，我才知道《百家姓》中，有個巴字。」

「金」字是學哲學的安徽朋友

替我起的。那個時候我翻譯完克魯泡特金的《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》，前半部不久，這本書的英譯本還放在我的書桌上，他聽說我要找個容易記住的字，便半開玩笑地說出了「金」字，於是我就決定用「金」了。另有一說是他用兩位著名無政府主義者，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名字拼起來的，也可兼信。

遊學法國不到兩年，一九二八年

底，從巴黎回到上海，埋頭做翻譯工作。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東北三省，發生「九一八事變」，他積極參加了抗日救國運動，和魯迅有了較密切的來往。

魯迅稱讚他說：「巴金是一個有熱情，有進步思想的作家，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。」

### 黃金時期經典之作

進入三十年代後，迎來了創作的黃金時期，先後創作了長篇小說《愛情三部曲》：《霧》、《雨》、《雷》；《激流三部曲》：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及《火》、《寒夜》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到日本寫了《人》、《鬼》、《神》等。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，他和茅盾、靳以（章方叙）編《吶喊》、《烽火》等刊物。在抗戰期間，他奔波於廣州、香港、桂林等地，創作了優秀作品，

著名的《激流三部曲》及《火》、《寒夜》，就是那時的作品，被稱為中國近代小說的經典之作，頗受當時中學、大學生的喜愛，幾乎人手一冊。

當時筆者正唸高中、大學，因功課繁忙，僅對《激流三部曲》抽空看過，了解這三本傑出的作品，是以「五四」時期四川生活為背景，官僚地主大家庭高家為中心，描寫封建禮教

制度，對於年輕一代的戕害，揭露了封建家庭及其所代表的舊禮教制度的不義與罪惡，展示封建制度必然衰亡的趨勢，也描寫了「五四」新一代的覺醒和反抗，展現了衝擊舊制度的「激流」的壯大。反映時代和社會的真相，同時在反帝制反封建鬥爭中，所起的主要作用，是進步的。

書中揭露了高老太爺、馮樂山、周伯濤等，封建衛道士的偽善和凶惡，塑造了覺慧、覺明、琴、淑英、淑華等，反抗舊禮教的青年形象。深刻的思想內容，細膩獨到的藝術風格，

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，鼓舞他們反抗封建禮教，追求光明幸福。

巴金享譽文壇的佳作，大部分發表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七年間，有二十多部中長篇小說，七十多篇短篇小說，二十多部譯作，眾多的散文隨筆，還編輯過不少刊物和叢書，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。

### 政治要求違心文章

新中國成立後，被迫寫了一些符合政治要求的違心文章，並需參加政治活動。
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在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，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、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、常務委員會委員，開始走上用馬列主義武裝自己，與工農兵相結合的新創作道路。一九五〇年九月，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。

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，大陸當局使他「再教育」，要他參加各種社會活動、會議、出國訪問等。曾到華沙參加過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，兩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線訪問，五次到蘇聯訪問，寫了不少特寫和通訊的報告文學，編輯成《保衛和平的人們》和《友誼集》，在一九五四年及一九六〇年分別出版。

一九五八年他以政治觀點寫出了歌頌鋼鐵工人丘財康因公受傷，以及上海市和全國各地人民，為了搶救丘財康，所表現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報告文學《一場挽救生命的戰爭》。

一九五九年他編選了散文、小說、特寫集《新聲集》；次年又出版了《贊歌集》。文化大革命前，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、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、作協上海分會主席。

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出版了《巴金文集》十四卷，包括他從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

寫的處女作《滅亡》，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寫完《寒夜》的《尾聲》為止，二十年間的全部作品，約四百萬字。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所寫的《談自己的創作》，也附於書後，可作為文集的注解，這都是研究巴金創作的重要資料。中國大陸解放前後，他均有各種選本印行，還有翻譯著作五十多種。

### 文革圍攻備受迫害

一九五七年他參加了「反右」鬥爭，被迫寫些違心之論。一九五八年開始受到圍攻、批判。一九六六年在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被當作專政對象，關進了牛棚，主要罪狀是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文藝界的一篇講話，「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」，此後十年受到「四人幫」（江青、張春橋、姚文元、王洪文）殘酷打擊迫害，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。作協上海分會把他當成賤民、罪人，每天在牛棚中勞動學習，

寫交代寫檢查，任何人都可以責罵、教訓、指揮他。但他始終堅持鬥爭，堅持翻譯赫爾岑的名著《往事與隨想》。

「四人幫」被粉碎後，發表了深切懷念周恩來的散文《望著總理的遺像》，憤怒控訴「四人幫」，歌頌華國鋒和黨中央的《一封信》，以及反映抗美援朝為內容的短篇小說《楊林同志》。

巴金七十四歲到八十二歲，晚年最滿意的重要作品，是被譽為「世紀的良心」的《隨想錄》。這一百多篇隨筆，描寫了家人、朋友、閱讀、遊歷，解剖自己，懺悔，給良心一個交代。

他說：「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，我絕不停止我的筆，讓它點燃火，狠狠地燒我自己，到我燒成灰燼時，我的憂和恨，也不會在人間消失。」他以親歷者的身分，回憶「文革」中的經歷，用真實感情寫出自己的真心話。其中對亡友、亡妻的哀痛悼念，創作生活的追憶，重訪法國的感

受，均鮮明地顯露對「四人幫」的痛恨，否定「文革」的主張。在國內外產生巨大的影響，其中以《懷念蕭珊》一篇最膾炙人口，傳誦一時。

### 懷念蕭珊真摯感人

蕭珊（一九一七—一九七二）是巴金的妻子，原名陳蘊珍，浙江寧波人，唸大學時因和兩位稍大的女同學合住，她倆呢稱她為「小三」。於是將名字改為諧音蕭珊。

蕭珊唸中學時就是巴金的讀者，有通信聯繫，一九三六年她邀巴金到學校演講而相晤，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在貴陽「花溪小憩」（一個賓館）與巴金結婚，從此相守二十八年。她小巴金十三歲，一九三九年考入中山大學外文系，後轉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，先後讀外語和歷史。她的文筆不錯，曾翻譯屠格涅夫的小說《初戀》。結婚後協助巴金處理文稿。

他們倆夫妻感情深厚，「文革」

期中相濡以沫，她為了保護巴金，曾受「紅衛兵」毒打。因長期驚恐和憂慮，受盡折磨病倒，患腸癌得不到合理治療，後來轉為肝癌死亡，得年五十五歲。

巴金在〈懷念蕭珊〉和後來寫的〈再懷蕭珊〉兩篇文章裏，力倡「說真話」的理念，寫他和蕭珊相識、生活、受難、罹病與死亡，真摯深厚的感情，催人淚下，令人感動。巴金說蕭珊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她的骨灰裏，有他的淚和血。他把她的遺照、骨灰與譯作，都放在臥室中。他們的長女小林，一九四五年生，兒子小棠，一九五〇年生，因受父母薰陶，現都從事文藝工作。

一九七九年巴金在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代表大會，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副主席和文聯副主席。一九八一年十二月，當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。一九八二年獲義大利但丁國際榮譽獎。一九八三年獲法國榮譽軍團

勳章。一九八五年獲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名譽院士，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等榮譽。

他一生出版了一百二十多部著作，翻譯六十二部外國作品，在中國大陸被尊為「人民作家」，擁有崇高地位。二〇〇三年六月被有影響力媒體評選為二十世紀名列前茅的偶像，因他活得最久，以光環聲望來說，應在同時代的茅盾（沈雁冰）、老舍（舒舍予）、曹禺（萬家寶）之上。是二十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、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壇巨匠。

### 相信真理忠實生活

研究巴金的作品很多，有代表性的說法是：「以『仁愛』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道德傳統，與西方『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』的啟蒙思想相融合，衍生出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，構成了巴金人格的重要內涵，這種人道主義雖然有其抽象與唯心的弱點，但卻成為

巴金反封建、反對黑暗專制的重要武器。」

「獨特的家庭環境和社會背景，對他人格的形成，當然也有重要的影響，使他成為抑鬱、內向、寬恕、忍讓的性格特徵，也從而使他的作品，籠罩著一層深沉、抑鬱與傷感的氣氛，有時還會造成對人物人格價值判斷上的傾斜。」

「但是無論如何，他在一生創作中，始終不倦追求的是人格的獨立和完善，這是他人格構建的精髓，也是他立人之本，這生動體現在他人生道路上的探索，與生命價值的實現和道德的完善上。而且還特別重視人品與文品的和諧、統一。」

「他人格中的正直、善良、真誠、仁愛的品格，既是他作文的情感依據，也是他做人的準則。」

巴金的名言是「愛真理」，忠實地生活，這是至上的生活態度。對自己忠實，對別人也忠實，你就可以做

自己行為的裁判官。他最不高興被當作名人，彷彿很了不起，其實空無所有。好像很多人尊敬，其實誰也不了解你。

他說：「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的，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。我不是戰士，我能活到今天，並非我勇敢，只是我相信一個真理：『任何夢都是會醒的。』」

巴金是東南大學附中二十年代的校友，東南大學是中央大學的前身，根據中大校友會章程，巴金也是中央大學的校友，曾表示以中大校友為榮。現在的南京師範大學附中，前身是中大附中，校友會長呂鳴亞在八十年代曾訪問過巴金十三次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呂鳴亞問巴金，對母校有什麼希望？對教育下一代有什麼看法？他回答說：「怎樣教好下一代，責任重大，『四人幫』毀掉兩代人，現在中國既要挽救這兩代人，又要培養好下一

代人，這樣中國的『四化』建設才有保障。」

### 諾貝爾獎不寄希望

「教育好下一代，是你們老師的事，當然也是國家社會的事。我在三十年代，四十年代和青年的關係比較密切，有些影響，後來我也離開了青年，人變老了。我覺得要尊重青年人，要好好培養他們，學校、家庭、社會都要關心青年的成長，要愛護他們。」

「你們工作得好，也是一種樂趣，你們在教育實踐中，是有經驗的。教師教育學生的方法，最好是因材施教，潛移默化，循循善誘，我在母校時對化學、數學最初都不好，後來因為老師教得好，所以我也大有進步。」

一九七九年四月巴金去法國訪問，法國筆會名譽主席喬治·愛馬紐埃爾·克朗西埃，高度評價他的成就，稱讚他是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的保衛者，是老一代至今還健在的三、四位

最偉大作家之一。呂鳴亞順便問他：「據說國際上曾有人推荐授予你『諾貝爾文學獎。』」，他笑了一笑回答：「有這麼一回事，這是法國朋友推荐的，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，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，推薦過兩次，我不寄希望。」

巴金唸東大附中時，生活清苦，也學到不少知識，因此對母校有深切的懷念，他多次贈送《巴金全集》及其他的著作給母校，南京師大附中校友會也聘請他作名譽會長。

不久前看到兩則謎題，一是「鐳」字，二是「川貝」（中藥名），謎底均射一時人名字。答案是什麼？應立即獲得解答了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